

1949 - 1999

自 从 来 了 共 产 党

福州群众文艺作品选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福州市民间文学家协会

海峡文艺出版社

自从来了共产党

福州群众文艺作品选

1949 - 1999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福州市民间文学家协会 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从来了共产党：福州群众文艺作品选/方炳桂主编．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9

ISBN 7-80640-331-0

I. 自… II. 方… III. 群众文化—文艺演唱—作品—综
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9796 号

自从来了共产党 福州群众文艺作品选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福州鼓楼区光禄坊 103 号 邮编：35000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6.625 印张 2 插页 39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80640-331-0
I·266 定价：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三山巨变人更美，榕阴满城歌满城

林德冠

福州是古老而又年轻美丽的。她不仅有二千二百余年的建城历史，还有清秀的三山、挺拔的两塔、美丽的闽江和波光潋滟的西湖。三山巨变人更美，榕阴满城歌满城。解放五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福州市的群众文艺创作蓬勃发展，成为我省群众文艺花园中的一枝奇葩。《自从来了共产党——福州群众文艺作品选》就是福州市最近征集的民歌、故事和1957年以来参加省市会演获奖作品的汇编。它从一个侧面集中展示了福州市民间文学（艺）界的成就，反映了福州市在党的领导下五十年来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它是一曲响亮的社会主义颂歌、共产党颂歌、改革开放颂歌；它是福州市广大群众文艺工作者献给祖国母亲五十岁生日的珍贵礼物。

当我们翻开本书，马上就会被它真挚的情感、生动的语言、活泼的文风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所感动，令人爱不释手。书中分量最重的是闽剧小戏、评话、说唱、伢唱等，都是省市历届会演中获奖的作品。这些作品人物形象生动，情节曲折奇妙。表现了作者善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智慧和丰富的想像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如方言说唱《好命人怨命》就是曾在三坊七巷、街头广场表演过数百场次、群众百听不厌的宣传计划生育的好作品。如今作者虽已作古，其作品却依然活在人民群众心中。书中的故事大多取材于老百姓身边的真人真事，在人们口头传播中

不断修改、补充，不少已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有的故事如《公交“三车”亲历记》，讲公交汽车从“木炭车”到“电车”到“空调车”的历史，对后代有很好的教育意义。而书中的民歌部分直接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美好愿望，反映了人们的是非爱憎和伦理道德。从《三山脚下十八变》、《十杯美酒敬小平》等歌声中，你会看到榕城今昔的沧桑变化，你会听到福州人民发自心灵深处的声音。

民间文艺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它具有多功能性。《自从来了共产党》不仅可以作为广大读者的文学读物，而且可以作为作家、诗人学习的材料。广大读者可以在阅读欣赏中得到审美的愉悦，了解福州市自从来了共产党以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获得古城变迁的历史知识和力量源泉；专业作家可以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扩大创作加工的素材，体验人民群众的情感，创作出更多更好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雅俗共赏的文艺精品。从这两个方面看，我们都应该对《自从来了共产党》的出版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自从来了共产党，榕城才有今天的巨大变化，这也再一次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就没有雄伟壮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是人民的心声，也是历史作出的正确结论，是为序。

目 录

序 言	林德冠 (1)
一字之差 (闽剧小戏)	李齐枢 (1)
幸福路 (闽剧小戏)	柯克绍 (21)
原是一条心 (闽剧小戏)	陈定平 (39)
看媳妇 (闽剧小戏)	李齐枢 (55)
铁公鸡请酒 (闽剧小戏)	黄宗沂 (75)
“老古董”写情书 (闽剧小戏)	朱国建 (92)
“张飞”抢“凤姐” (闽剧小戏)	罗训杰 许步书 (108)
“阿庆嫂”送礼 (闽剧小戏)	黄永东 林宗敏 (119)
夜闯金鸡岭 (闽剧小戏)	方炳桂 (130)
“双佳”路上 (闽剧小戏)	林宗敏 林 朴 (139)
鸡 (闽剧小戏)	刘 芳 (150)
牛和尚讨亲 (闽剧小戏)	陈明如 (164)
中秋月初圆 (闽剧小戏)	则 东 孟 玉 (179)
美娘招亲 (闽剧小戏)	谢瑞诚 (192)
风落梧桐 (闽剧小戏)	林发坚 (204)

今霄月最圆 (闽剧小戏)	马书辉	(221)
金薯记 (福州评话)	吴煊钦	(233)
林则徐舌战群魔 (对口评话)	赵 晖	(254)
示众 (福州评话)	翁爱力	(261)
巾幗一莲 (福州评话)	谢瑞诚	(279)
买车票 (福州评话)	李齐枢	(298)
慈母怨 (福州评话)	陈叔实	(310)
妇唱夫随 (福州评话)	叶成铨	(322)
访美演出开场曲 (评话伏)	陈竹曦	(343)
一顿照片 (伏艺自拉唱)	润春 自述 竹曦执笔	(348)
依银伯搬家 (伏唱)	方炳桂	(351)
好命人怨命 (伏唱)	柯克绍	(355)
猪仔墓 (故事)	张端彬 张善吉	(361)
一双草鞋 (故事)	张潮平	(366)
梅姑娘传奇 (故事)	严孟玉	(371)
野猫岭奇缘 (故事)	陈国俊	(379)
招工广告 (故事)	许步书	(385)
鞋的故事 (故事)	聂兆庄	(390)
西瓜流蜜 (故事)	林国清	(394)
郑二歌娶亲 (故事)	林国清	(400)
郑二伯行乞 (故事)	黄小强	(405)

福伯写春联 (故事)	魏孔明 (409)
马寡妇改嫁 (故事)	李厚威 (412)
自从来了共产党	方炳桂 (416)
公交三车亲历记	方炳桂 (425)
老游讲故事	马信发 (429)
依回还乡记	林利本 卞美珍 (433)
买“钟山”表记	润 春 (438)
“辣椒妹”和“四川伯”	陈明如 (440)
竹梅的婚事	洞 瀑 (444)
青青的台湾椰	陈国俊 (449)
银婚乐	黄安榕 (452)
好“牛”自奋蹄	张端彬 张善吉 (455)
阿义三进城	林 萌 (458)
姐妹赞榕城 (表演唱)	李齐枢 (462)
榕城十唱 (评话序头)	林庆和 (465)
福州好 (仿古诗)	李乡浏 (470)
三山锦绣福州城 (盘诗)	魏孔明 (472)
轻摇白扇唱福州 (民歌)	鸣 鹿 (474)
喜看榕城大变化 (彩莲歌)	江心福 (476)
榕城节庆披新装 (民歌)	陈德仁 (478)
三山脚下十八变 (山歌)	方锦江 (480)
国货路新歌 (闽曲小演唱)	王长良 (482)
琅岐多 琅岐好 (对口快板)	朱国建 (489)

今昔巨变话下坊 (说唱)	方锦江 (491)
建新名花歌 (民歌)	王启生 (498)
十条手帕绣建新 (民歌)	王启生 (500)
十杯美酒敬小平 (民歌)	吴香钦 (502)
东风吹来百花开 (畲家山歌盘唱)	潘伯农 (504)
十把白扇唱侨乡 (民歌)	黄启权 (506)
八盏花灯迎盛会 (民歌)	王长良 (508)
一粒橄榄扔过溪 (民歌)	陈德仁 (509)
伊娘与十二月花 (民歌)	林秋明 (512)
小甄三访严老师	秦文轼 (514)
刘伯讲故事	杨贡箴 (517)
走进定海	村 夫 (520)
真鸟仔又飞回来了	黄淑芳 (522)
后 记	编 者 (524)

一字之差

(闽剧小戏)

(荣获 1957 年福州市文艺会演节目奖)

李齐枢

时 间：五十年代初期

地 点：福清与福州

人 物：张永寿——五十岁左右，小杂货店兼修小家具老板

张务标——二十四岁左右，永寿之子

淡 淡——二十八岁，务标友

算命人——五十余岁

寿 妻——四十八岁，家庭妇女（妻）

建 贞——务标妻，二十二岁，家庭妇女（贞）

三 伯——邻里，五十五岁，木匠

第一场

(张永寿上，面带病容)

张永寿：(唱“干船歌”)

我是姓张，一家四口，

内人和媳妇在福州城，

我父子在福清开杂货店，

日日事情都做不完。

讲起我本身年岁又大，

我子务标又贪玩游。

最近父子又得了小病，
因此心中觉得麻烦，
叫阿标上街人情（雇）一个，
倩一个临时工年关帮一场。
希望要倩会写和会做，
免是我年关“满厝摸没门”。

（白）我父子在此地开杂货站兼修理小家具，时间很久了，全靠我两个人勤劳省俭，解放后生意好，生活很不错。（抽烟）但是我“售盲牛”（文盲）一字都不识，生意好，防前不能防后；务标发票都开不清楚，也不专心，都要麻烦别人，实在真伤脑。（徘徊一会）现在年关岁暮，生意加倍好，又碰着父子都有一点小病，因此叫务标上街倩一个临时工帮忙几天，最好会识字的，免得年关还要麻烦别人。（稍停）也酒的（真少见），早晨上街到这个时候还未回来。咳，年轻人不知缓急。

（坐在椅上抽烟）

（务标上，唱“浪淘沙”）

张务标：急步回家庭，
告诉我爹知情。
今日凑巧倩一人，
算盘字草（打算盘的技术）一概分明，
哎呵！明天就会来临。（入门）

（白）依爹！

张永寿：回来了，人有没倩到？

张务标：真凑巧呀依爹！（唱“孝顺歌”）
年关下父子俩实在大（很，严重）没闲，
生意进门防（忙）后又防前，

今日刚好人情一下。

张永寿：（接唱）

此人他到底算盘字草能与不能？

张务标：（接唱）

论此人会做事也会识字，

张永寿：（接唱）

这总算我们时道很（运气好）。

张务标：（接唱）

他讲明天就会来店，

我以后决心在他身边学习一二。

张永寿：（白）你既然这样想识字，为什么别人叫你上民校读书，
你不去呢？

张务标：在家中读书别人不知，就不会笑话，上民校读书实在太
没趣，牙齿被人笑掉去。

张永寿：笑什么？就是不知才去读，不用讲了呵！我早就知道你的
心事了，你是爱演剧呵！惊（担心）晚上去民校读书，
剧做没演是不是？

张务标：演剧！演剧也是宣传吓！又不是做坏事。

张永寿：我又没讲你演剧做坏事，演也要演得不离谱，演剧演到
连书都不读，还宣什么传？

张务标：这样讲，你有这么重视了，居委会也有动员你去读，你
为什么不去呢？

张永寿：会比得我？我这么老了，难道书还抱一本读小小猫，跳、
跳、跳，正正笑语。

张务标：你也会惊（担心）人笑，还说别人？

张永寿：“你拿门杠不会，拿门肘真司”（最会钻空子）。

（淡淡肩背布袋，手拿雨伞上）

淡 淡：永寿伯！

张永寿：呵！依淡弟！

淡 淡：喂！标标你病好了，什么病？

张务标：不感冒，好了。

淡 淡：我讲不是小感冒，只怕是相思病呵。你不用相思，我今天去福州，有什么话等我替你和建贞讲，好吗？

张务标：淡淡！你这坯（脾气）什么时候才能改掉？

淡 淡：怎么，我话又说错吗？不会吧。

张永寿：哎吓，哎吓！你两个一碰着就是碎讲。淡淡，你去福州呀？

淡 淡：（白）正是去福州买东西。所以来问你有什么事，要不要拐你厝一下？

张永寿：暖！正正好，我正想叫人写一张信寄回家，你既去福州，那么就口信寄你上去也一样，免得的年关麻烦人写信。

淡 淡：哎吓！没办法，你都晓了我记忆力不好，还寄我口信。并且我上去打算连车就赶转来，哪里有那么长时间？

张务标：那么，你为什么要顺我有没需要到我家一下？话讲真好听。

淡 淡：我主才话说未完。我是讲，假使我有时间就到你厝一下；如果没时间，你有想写信，我就叫码头米店国钦替你送去。

张务标：会笑死人，这样吃力，我难道还不会由邮政寄去，何必麻烦你大驾！

淡 淡：慢嘛！万一东西早买便，就有时间到你厝看一下。永寿伯你信快快写一张吧？这样好呀！

张永寿：即是这样，好了好，标标再叫隔壁四叔信写一张。

张务标：叫四叔写，还不知道他有闲没有。（下）

淡淡：那这样嘛，我去后街有事马上就来，你信快一点写便，才不耽搁我搭车。（下）

张永寿：唉！淡淡做事总是这么“精”（慌张）。

（标上）

张务标：依爹，四叔不在家，依婶说，要等下午才回来。

张永寿：哎吓！“笼时风”（不凑巧）！

张务标：嘿！淡淡走去了吗？

张永寿：他说到后街事，马上就来拿信赶搭车。

张务标：那就工了吧！下午再由邮政寄上好了。

张永寿：邮政寄还要花八分钱。

张务标：八分看这样重！

张永寿：（转圜地）哎吓！我是讲希望淡淡到福州有时间将信拿到我们家中，顺便看一看，不更好吗？

张务标：厝里没事啦！有事还不会写信来。

张永寿：她两个婆媳还不是也不识字。

张务标：现在没人写，有什么办法呀？算了罢，明天就不要再麻烦人了。

张永寿：你明天自己会写吗？

张务标：哎吓！我是讲明天不是我们倩的那个人会来吗？

张永寿：岂不是也是叫别人！我以为你自己会写。

张务标：自己会就自己会，今天我就写一张给你看一看，如何？

张永寿：你写一张！从来没见过你会写信，还要好高。讲起来，你自幼读书也有读四五年，白话信本来也应当会写。

张务标：读四五年书，一定都要会写吗？

张永寿：那这要几年才会写？

张务标：起码要十年八。

张永寿：过去都是你不像读（不认真读），廿年八也是无用呵！

张务标：我都是怨你和我牵身边对手（将我留下帮助）做生意。

张永寿：是我不肯你读？你会像读，我会不肯你读？

张务标：现在不要说了。今天我总要写一张给你看一看。

张永寿：（不相信地）会笑死人。

张务标：写好写不好，寄转厝有什么问题。（取出纸）

张永寿：纸不要拿去乱涂？

张务标：安安心，包写好！（取笔写信状）

张永寿：样式做不坏（摆的架势有模有样）。（见务标写坏了把纸撕了一小截）是不是不会写，还要好高？

张务标：莫急嘛。（写坏了把纸抛掉）

张永寿：（可惜地）纸去了一张哪！

张务标：你站在这里我写不出。（又写）

张永寿：你写信难道还惊（担心）人看，（见标又撕了纸）哎吓！你做什么？

张务标：（强调地）决断写，也要写好一点。（又写。远处有算命打牛角声传来）

张永寿：哎，看命呀！

张务标：依爹，你想看命吗？

张永寿：哎吓！看什么命，看你这样撕，我宁可倩（雇）看命写！

张务标：看命的也不一定都能写清楚。

张永寿：总赢过你。

张务标：这也不一定。

张永寿：还要好高。（见标又撕了一张）哎吓，哎吓！三四张了，三四张了！

张务标：和你讲了，你站在这里，我写不出，你不相信！

张永寿：好罢！我走进去，你要包（一定）写好吓。（边说边下）拉血怪吃糟（强词夺理）。（标又在吃力地写，又撕了好

几张。算命上，唱“和平调”)

算命人：我看命吓！都是走江湖吓……

(转行板)

我这人，走江湖。

看命测字啄鸟卦，

合婚定时择日子，

铁板神算我一概乱胡。

若遇迷信我机会就到，

你不识字我只骗你“青盲牛”呀！（又一句，唱尾句“和平调”）

（白）今天出街很久了，也没有看见一个喊看命的，现在要走哪一条路呢？看命，啄鸟卦！

（寿上，见地下一大堆信纸，大怒）

张永寿：（白）哎吓，哎吓，会撕这么多，会撕这么多！（听见看命声，决心地）宁可信看命写。（出，遇看命）先生……

算命人：依伯叫我嘛？

张永寿：先生请进，请进。（标见状，无可奈何地）

算命人：呵，好好好！（同入门）

张永寿：先生请椅上坐。（搬出椅）

算命人：好好好，不要客气，（坐下）依伯，你看命嘞！是看男命吓（啊）是看女命？今年几岁，什么时辰生，是看流年吓（啊）是看运气？

张永寿：先生，我不是看命呵！

算命人：那么是测字？

张永寿：也不是。

算命人：合婚？

张永寿：不是。

算命人：定时？

张永寿：也不是。

算命人：啄鸟卦？

张永寿：都不是。

算命人：那么，你和先生开玩笑！（生气地站起要走）我们都是上
年纪的人了，知道吗？

张永寿：不要急吧！哪里敢开你先生的玩笑呢？（看命又坐下）

算命人：那么你叫先生做什么？

张永寿：我是叫你信写一张。

算命人：（一愕）哎吓！写信……（有些为难的样子）

张务标：不会写吗？说不定你也不识字。

算命人：会呵，会呵！先生哪里会不识字？

张务标：那你为什么要这样疑神呢？

算命人：（转圜地）我是说价钱还未说。

张永寿：那要多少呢？

算命人：三角。

张永寿：哎吓！先生说笑话，哪里有这么贵啰？

算命人：那也要二角。

张永寿：一角。一角好吗？

算命人：可以，可以！今天头头市便宜一点，（说出开市又怕难为
情，急忙敷衍地）当义务一样就是啰！

（边说边拿出笔砚等，最后拿出看命鸟，标把鸟玩弄，被
看命阻住）

算命人：喂！不要动，文王神鸟不能动！

张永寿：（阻住标）不要吵吧！水去拿一点（标下，取水上）

算命人：依伯！你写给谁？

张永寿：写给“厝里”（内人）。